



青岛纺织博物馆



周志俊(资料图片)



水塔(青岛纺织博物馆供图)

擎火者 划破黑暗迎光明

30万枚纱锭,1700台织机,4300万日元,15000名中国工人,惊人的数字!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纺织工业在军国主义铁幕下,大肆排挤中国民族纺织业,引爆了当时纺织业的裂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已经超越了前面的历史阶段。

当中国第一家日资棉纺企业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以后,日资就极力发挥他们掠夺的本性,利用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将“在华棉”渗透到中国的很多城市;日本的铁蹄第一次踏入青岛时,“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始人川村利兵卫,就迅速将殖在华棉的凌厉目光投向了青岛”,青岛文史专家孙保锋先生说,日本人很清楚,以当时的国际形势,青岛迟早要交还给中国,“只要日本工商业抢占先机,落子布局,造成定势,青岛便永远是日本的海外飞地”。

野心,在青岛的上空蔓延;轰鸣,在四方和沧口地区次第响起……

凭借优惠的殖民政策,日资纺织工厂大肆圈地,1917年,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青岛内外棉纱厂在四方海岸路开机,27000枚纱锭飞速旋转,日本工业资本垄断青岛纺织业的序幕正式拉开,更是刺激了日本投资者们的掘金热情。大康纱厂、富士纱厂、钟渊纱厂、隆兴纱厂、宝来纱厂,以及丰田、上海、同兴等等,相继竣工投产,九大纱厂沿胶济铁路线一字排开,占有百姓的土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压榨工人的血汗。彼时,日资纱厂资本占到青岛全市工业资本总数的90%,在华北居首位。

“从1914年到1945年间,日军先后两次占领青岛,日商资本更是充斥青岛近30年。虽然国民党当局的‘焦土抗战’给日资以重创,但青岛纺织工业被日资吞噬殆尽的格局没有改变。日本纺织资本对青岛的侵略,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世界纺织史上史无前例”,姜才先总监说,“当然,也不可否认,日本大量纺织资本的注入,客观上奠定了青岛跻身北方纺织工业重镇的地位。尤其是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清一色的日式装备和技术水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青岛纺织不同于甚至领先于上海、天津的重要资本”。

高额的利润背后,是纺织工人噩梦一般的记忆。

半岛全媒体记者探访了多位老纺织工人,他们当时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仅仅12岁,天真烂漫的年纪,却已背上了沉重的重担,更可怕的是,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残暴与冷酷,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出生于1932年的王桂英12岁就到宝来纱厂当童工,她清晰地记得:“日本人发给工人的粮食,苞米看起来很大,一指里面都是空的,让虫子啃过光剩下壳了。发的馊子面也都是捂了的,里面全是头发茬子。要说日本侵占时期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纺织厂的工人大都胃不好腿疼,都是小时候受苦受的,加上

车间里有湿度规定,我们十个有九个有关节炎,而且不少老人都耳聋,就是年轻的时候被机器震的,因为噪音太大了。”

日本厂主利用纺织工厂的“豪华阵容”,肆意地压榨着中国人,而不甘落后的民族工业,犹如一缕火苗,愈烧愈旺,最终与纺织工人一起从黑暗走向了光明。

踏进青岛纺织博物馆历史馆,一张张旧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见证了民族工业从形单影只,到风起云涌的过程。

民族纺织的萌芽开启于1910年,当时德华缫丝厂因为内部经营策略分歧、产业链中断,以及德国忙于备战无暇东顾的原因,宣布停业。六名烟台等地的华人看到缫丝厂的经营前景,计划与德国合资经营,由华人负责恢复生产,利润分成,遗憾的是,没有多久,这项计划夭折。3年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来到青岛,出资30万银元购买了德华缫丝厂,计划建立“青岛华新纱厂”,然而,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就因为一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止。

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

1918年一战结束后,周学熙聘任英国律师甘博士出具了战前购买的德华缫丝厂地契,索回厂产,终于建立了青岛华新纱厂。1919年,华新纱厂正式投产,民族纺织业开始在青岛立足。

接下来,周氏家族、陈孟元、隋石卿等巨头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以华新纱厂、阳本染印厂、华昌铁工厂为代表的民族企业,撑起了青岛民族纺织工业的脊梁。在纺织博物馆里,三位代表人物的雕塑头像,用坚毅的目光向游客诉说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但不屈不挠的发展历程。

周志俊,北方实业家周学熙之子,面对日商九大纱厂的刁难排挤,他带领华新纱厂以一抵九,在夹缝中求生存,硬是把青岛华新纱厂打造成了当时华北地区唯一的“植棉——纺织——印染”全能企业;陈孟元,青岛印染业的代表人物,1934年,在青岛市沈阳路北端创办了青岛市第一家机器印染厂——阳本染印厂;隋石卿,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办“信华木厂、华昌铁工厂”,从事纺织机械维修和配件制作,成为青岛民族纺织业领头羊。纺织三大家的崛起,带动了青岛200多家大大小小的民族企业的发展,在那个年代里,他们像是一盏盏指明灯,激励引领着青岛民族工业奋力远航。

与此同时,日商纱厂的青岛纺织工人也不甘落后,他们除了以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手段进行反抗和斗争外,还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同盟大罢工(仅1925年就连续举行过3次反日同盟大罢工),支持抗日爱国运动,并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们一起斗争,最终以产业工人的身份登上青岛工人运动的舞台……

寻旧迹 老厂房,重生新名片

城市是叠加的历史,建筑是城市的印记。

一如博物馆入口处的“母亲工业”四个大字,纺织业推动了青岛的城市化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2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成立,是青岛纺织历史上的第一个官方管理机构。青岛解放后,纺织工业更是大踏步发展,涌现了郝建秀这样的杰出代表,她的“郝建秀细纱工作法”,被国家纺织工业部在全国纺织行业推广,是青岛纺织的骄傲,她也同“上青天”“母亲工业”一样成为青岛永不褪色的城市名片。

走走停停,不时地会被某一张老照片所感动,橱窗里的纱锭,橱窗外的细纱机、粗纱机,都在诉说着青岛纺织工人奋斗的历程。

走出历史馆,再次打量老厂房,这里是国棉五厂的主体车间——包豪斯车间。当年的日资纱厂,都在重生后改名为国棉厂,从一到九,以名震全国的12万纺织大军托起了青岛的发展基石。国棉五厂也就是国营青岛第五棉织厂,旧址是日商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的日本名称为“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总厂设在上海,1934年2月,在四流南路70号设立分厂,生产的布匹商标为“龙门”牌号。包豪斯车间总建筑面积达3.6万平方米,是由单坡屋面钢架锯齿形建筑和双坡砖木结构房屋组合而成的包豪斯风格的工业厂房,是全国棉纺织行业代表性的历史建筑。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留完好的滑道防火门、湿式报警阀、蒸汽阀门等大量工业1.0时代的真实印记和近百年历史的纺织生产设备。

时间来到2014年,人们欣喜地发现,这片旧址已经成为了集旅游、科普等一身的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一座在纺织遗址上建立的主题博物馆。因此,2018年12月,这座天然的工业博物馆被国家工信部列入“国家工业遗产”。2021年11月18日

上午,由原商务部副部长王文东(从青岛国棉四厂走出去的老领导)题字的百年纺织遗址公园石刻在纺织谷胶济铁路专线遗址桥桥头落成。纺织谷作为目前国内首家纺织主题动线博物馆和纺织遗址公园,拥有了新的标志物。

博物馆门口的大物件,是1937年日本丰田公司生产的布匹打包机,重达12吨,至今保存完好,如此体量的大块头打包机,目前国内仅剩一台。在纺织谷南门,不少游客最爱的打卡地是始建于1934年的水塔,20多米的身高非常显眼,曾经,它以俯视的角度温柔地目送纺织工人来来往往,它也曾兢兢业业地为工厂和工人输送水源。如今,它的身上早已爬满了绿植,在不同的季节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似乎在向游客展示青岛纺织的绚烂颜色。水塔附近,枝繁叶茂的,是1925年周学熙、周志俊父子手植的金桂树,寓意华新纱厂荣华富贵、兴旺发达。它承载着周氏父子的寄托,也托起了民族纺织业的希望。纱厂不再,金桂留存,每年十月,香飘满园,沁人心脾,它与附近的有刺构骨树、百年老桑树、山桃树、垂丝海棠等绿植一起,把青岛百年的纺织文明植根于这片土地之上……

除了遗迹之外,时尚的元素渗透在园区的每一个角落,“纺织谷目前是圈内知名的网红打卡地,每天有大量的喜欢艺术、文化和历史的年轻人,有情怀的老纺织人来纺织谷打卡,日均流量大约在千人以上”,姜才先总监说,地铁1号线的开通给纺织谷带来了机遇,“从胜利桥(纺织谷)站到纺织谷最近处也就3分钟的路程,游客来纺织谷打卡游玩更加方便了。纺织谷作为时尚文旅基地,通过打造谷里牛舍网红驿站,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惊喜。现在的纺织谷,线上有谷里云线下有时尚文旅基地,已经成为城市文化艺术的新地标”。